

那些最细微的规则和肌理

一刀一刀为你凌迟呈现

身为政协委员，黎江北心中有一把火，却不能点，有一腔热血，却不能沸腾，依然只能钉是钉铆是铆，逐步解开一颗颗利益的暗扣……

[长篇小说]



许开祯◎著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CHENGLITONGJI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许开祯◎著

上级

[长篇小说]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上级 / 许开祯著. —南京: 江苏文艺出版社,
2008.1

ISBN 978-7-5399-2789-3

I. 上… II. 许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009616 号

上 级

著 者: 许开祯

责任编辑: 于奎潮 顾文喆

文字编辑: 李江华 李莹肖

封面设计: 嫁衣工舍装帧设计 / 邓琳之

责任监制: 卞宁坚 江伟明

出版发行: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
江苏文艺出版社

集团网址: 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pm.cn>

经 销: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

印 刷: 北京瑞达方舟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787 毫米 × 1092 毫米 1/16

字 数: 330 千字

印 张: 21.5

印 次: 2008 年 3 月第 1 版, 200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399-2789-3

定 价: 29.00 元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001 | 第一章 不速之客

周正群刚要从孔庆云手里接过酒杯，包厢门啪地被推开，进来四个神色冷峻的人。四个人的闯入一下搅乱了饭桌上的气氛……

031 | 第二章 大麻烦

杨黎刚走，周正群就急不可待地看了起来，这封信真是一枚炸弹，周正群还没看完，身上的汗已下来了。如果说这些年，他身居高位，已养成遇事不惊不乱沉着冷静的好习惯，那么这封信，让他乱了，惊了，而且，愤怒了。

062 | 第三章 “土特产”

这一刻，孟荷脑子好乱，她是真心替自己的丈夫着想。孟荷有种担心，孔庆云的事，会不会真把自己丈夫搅进去？她想起前些日子接过的电话，还有最近听到的传闻，心里忍不住扑扑直跳。

095 | 第四章 枪伤？

艰难地熬过一个小时，急救室那边还是没有消息，黎江北不敢再等了，他想提醒舒伯杨，实在不行，就把人往北京转。不管张朝阳是不是跳车逃跑，这个孩子必须得救活，他要是出现意外，长江大学这团火，怕就再也别想灭了。

123 | 第五章 一石二鸟

依他的判断，孔庆云案现在有点云里雾里，让人看不透，如果要看透，就得看省委对周正群一案的态度，这才是关键。可是周正群案一点消息都听不到，实在让人不踏实。对楚玉良而言，孔庆云出不出问题虽然对他很关键，更关键的，却是周正群！

151 | 第六章 一盘不好下的棋

冯培明隐隐觉得，最近，李希民这边，又有点不大对头，他一时也把握不准。会不会……冯培明不敢想下去，如果事情真的朝那个方向发展，他也只能默默吞饮苦酒了。

186 | 第七章 迷雾渐开

联想到江大校长竞选时楚玉良托人找他说情，以及当时冯培明等人在这件事上的态度，金子杨的心变得沉重了，他不得不承认，江大的问题比他原来预想的要严重，严重得多。

220 | 第八章 瞬息万变

那夜李希民想，要说自己曾给冯培明留下什么错觉，可能就是这次。自己对城市学院的态度，对调解搬迁矛盾的态度，过分积极过分坚定了。冯培明可能把它理解到另一面了。

249 | 第九章 以大局为重

黎江北收起脸上的怒气，平息掉内心的火焰，像是突然吃了镇静药一样，不动声色地看着楚玉良。这一刻，他的目光是冷静的，带着极强的穿透力。楚玉良让这目光盯出了一身汗。

276 | 第十章 罪魁祸首

一想到丈夫在那种地方经历了几个月的磨难，夏雨就觉得怎么也得热热闹闹庆贺一场。这事她想请黎江北出面操办，加上小染、强中行他们几个，尽可能张罗得热闹点。什么都想好了，就是没想到，路平会突然翻供！

304 | 第十一章 四面楚歌

纪委真正下决心对胡阿德立案侦查，还是因为龚建英。龚建英对整个案件的突破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。她是一个结，所有的疙瘩都系在她身上，这一点，最初谁也没想到。

330 | 第十二章 最后一班岗

吴潇潇从没想过，黎江北手捧鲜花会是什么样子。现在亲眼见了，非但没有滑稽感，相反，一股奇怪的东西涌上来，挠得她心里痒痒的，仿佛，长久以来积郁在心头的那股情感，瞬间要喷发出来，又仿佛双腿被一股陌生的电流击中，突然间迈不动步子。

339 | 尾声

—— 1 ——

香格里拉大酒店。

大厅内金碧辉煌，穿着入时的人们鱼贯而入，十几位迎宾小姐忙忙碌碌，脸上挂着统一的笑容，殷勤地为客人们服务着。

酒店门口，陈小染焦急地朝远处巴望，时间已过了半小时，校长孔庆云请的客人还没到。省政府秘书杨黎40分钟前打过电话，说他跟周副省长已离开省政府，正往酒店赶。按理，从省政府到香格里拉酒店，车程顶多也就半小时，就算此时是下班时间，路上堵车，也用不了这么长时间。不会是周副省长临时有什么急事吧，杨黎边看表心里边想。

5分钟后，校长孔庆云从电梯里走出来，陈小染赶忙迎上去：“孔校长，还不见周副省长的车，不会有什么变化吧？”

孔庆云笑笑：“副省长刚跟老爷子打过电话，说路上出了点事儿，耽搁了几分钟，这阵儿怕就要到了。走，外面去接。”说着话，几个人朝外走去。出门的一刻，孔庆云忽然看见一个人，那张脸似乎曾在哪儿见过，一时又想不起来。孔庆云只好冲那人笑笑。那人站在大厅，好像在等什么人，见孔庆云冲他笑，也礼貌地还以微笑。等到了外面，站在停车场，孔庆云猛然记起，刚才那位不正是省教育厅

新上任的纪委书记庄绪东吗？看这脑子，怎么连庄书记也没认出来？他笑着，正欲转身进来跟庄绪东打招呼，周副省长的车子已停在面前。

江北省副省长周正群今天是受邀前来为老领导、自己的老首长夏闻天庆祝72岁寿辰的。夏老前两个生日，周正群因为工作忙，没能到场，今天这场寿宴，无论如何他也要参加，为此他推掉了一场重要宴会，还特意通知妻子孟荷，让她一道参加。事出突然，半道上他接到一个电话，随后他便打电话通知孟荷，让她回家去。孟荷不解：“我怎么不能参加，我还要跟夏雨好好聊聊呢。”

“情况特殊，你还是回去吧。”周正群没跟妻子多作解释，叮嘱道：“今晚别打我电话，我可能有事回不了家。”他的话弄得孟荷一头雾水，又不好细问，只好悻悻地挂了电话。车子内的秘书杨黎也被这电话弄愣了，正要张口询问，就听周正群说：“等一会儿到酒店，你跟司机就不要上去了，在外面吃顿饭，等我电话。”

这一天是4月16号，星期五，周末。周正群下车的时候，晚霞正将金江这座港口大都市染得一派绚烂。

孔庆云赶忙笑着迎上去，一阵儿寒暄后，几个人谈笑着进入酒店，往电梯间去。孔庆云一看杨黎和司机没跟来，问：“杨黎他们呢？一同上去啊。”

周正群笑说：“杨黎还有事儿，不管他了。”说话的工夫，目光已跟站在远处的庄绪东对在一起，他心道：“来得真快啊。”他暗暗冲庄绪东使个眼色，庄绪东一闪身，不见了。

孔庆云没看见这一幕，他的电话偏在这时叫响，等接完电话，周副省长已进了电梯。

四楼长江厅里，夏闻天正在听外孙女夏可可讲大学里的故事，夏可可一张巧嘴，讲的又都是发生在身边的趣事，惹得夏闻天开怀大笑。72岁的夏闻天精神矍铄，一头银发纹丝不乱，一双眼睛更是灼亮有神。他原本是一个不苟言笑的人，在位时，很少有人看到他的笑，那张脸似乎一直绷着，绷了几十年。就连周正群，也很少看到老爷子的笑脸。谁知退下来后，老爷子一改过去的严肃样，变得和善可亲起来。尤其跟外孙女可可在一起，他的笑更是灿烂。夏闻天生有两子一女，夏雨是三个孩子中的老大，夏闻天还在位子上时，两个儿子相继出国，随后便在国外定居，将他的两个宝贝孙子也一并带到了国外。老爷子很不高兴，之后很长

时间，他都不接来自大洋彼岸的电话。为让父亲开心，夏雨常带女儿可可到姥爷家，让她给姥爷讲故事，陪姥爷下棋。可可自小随母姓，小时又在姥爷姥姥身边长大，跟姥爷感情很深。夏闻天呢，因了可可，才将那段不愉快的日子打发掉，现在更是将对孙子的思念之情全寄托到了可可身上。今年72岁大寿，夏闻天原本不打算张罗了，就在家吃顿团圆饭就行，无奈夏可可坚决不同意，说她刚刚竞选江北大学学生会主席成功，怎么也得借姥爷的光，给她庆贺一下。夏闻天一听外孙女当上了江北市最高学府的学生会主席，满心欢喜，当下答应道：“好，选最好的酒店，姥爷做东，把你周伯伯也请来，让他也给你祝贺祝贺。”

这位周伯伯，就是江北省委常委、副省长、省政府党组副书记兼江北行政学院院长周正群。

爷孙俩正乐着，周正群在孔庆云的引领下进来了。周正群正要给老爷子祝寿，夏可可第一个打椅子上跳起：“周伯伯，你总算来了，再不来，我可没故事讲了。”

周正群转向夏可可：“好啊，伯伯今天来，也是向你贺喜的。”

“贺喜？”夏闻天纳闷了，“正群，我家可可当主席的事儿，你已经知道了？”

“老领导，我的信息可不闭塞。可可刚刚击败我家健行，让她师兄尝到了失败的滋味。”

夏闻天的目光转向夏可可，带着几分赞许地在她脸上停留了一会儿。可可笑道：“周伯伯，是他傲气，不把我放在眼里。”

“骄兵必败，骄兵必败嘛。”周正群边说边跟夏雨打过招呼，夏雨热情地请他坐下，一看孟荷没来，问：“孟荷呢，她怎么没来？”

“健行闹情绪，来不了。”周正群撒谎道。

“这孩子。”夏雨说着瞅了女儿一眼，夏可可一脸的得意。

夏闻天朗声一笑：“可可，不会是你竞选搞了小动作吧，健行怎么会输给你呢？”

“姥爷。”夏可可撒了一声娇。

“哪儿啊，老领导，您可千万别这么说，可可是个优秀的孩子，我家健行老夸她呢。”

说着话，菜已端了上来。夏闻天原为江北省委副书记，后来又担任江北省政

协主席。三年前他从位子上退下来，中央原本想调他到北京，在全国政协再干几年，夏闻天婉言谢绝，说自己老了，老了就该退下来，让年轻同志去干。退下来的夏闻天也没闲着，他现在兼着江北市老年大学的校长、江北市老年书法家协会名誉会长，还在女儿的一再要求下，担任了江北市残疾人联合会的顾问，可谓身兼多职，按夏可可的话说，他比原来更忙、更有价值了。

祝寿不过是托词，夏闻天向来反对这个，今天特意摆这桌宴席，夏闻天是想见见周正群，他有些日子没见周正群了。周正群工作忙，他理解，但日子久了不见，心里急。周正群最早跟着他的时候，是在江北下面一个地区，那时他是行署专员，周正群做他的秘书。一晃几十年过去了，当年的小秘书如今成了省政府二号人物，江北市班子的骨干成员。时间真是过得快啊，想想，一切都像是昨天才发生过的事。

夏闻天感叹一声，接过周正群敬过来的酒。女儿夏雨刚要阻拦，他已一仰脖子喝了。夏雨怪道：“爸，说好不喝酒的，你又贪。”夏闻天冲女儿笑了笑：“别人的酒不喝，正群敬的，一定要喝。”

“姥爷，我也要敬你一杯。”夏可可嚷道。

“好，那就再喝一杯。”

“可可！”夏雨赶忙制止女儿，夏可可已端起酒杯：“姥爷，祝你又长了一岁。”

“听听，哪有这么敬酒的？可可，你是嫌姥爷不老是不是？”夏闻天一边接过酒杯，一边笑说。

“姥爷，老就老了，别总是不承认，上午下棋你还输给我了呢。”

“那是姥爷让你。”

“那就晚上再下，我连赢你三盘，看你还怎么说！”

爷孙俩斗嘴时，周正群将目光暗暗投在孔庆云脸上，那目光有几分暗淡，还带了一层疑惑。孔庆云正跟陈小染小声嘀咕着什么，没察觉到。一旁的夏雨却发现了，不禁有些纳闷，今天的副省长怎么回事，目光怎么老是往庆云身上瞅？

敬完酒，孔庆云想为老丈人的生日宴讲几句祝福辞，夏闻天拿眼神阻止了他，笑说：“今天没请外人，就我们几位，来，正群，吃菜，边吃边聊。”

也许是自己心里有鬼，周正群感觉今天的老爷子有点怪，不像是请他来为他

祝寿的。老爷子很少拿他当客人，今天怎么分外热情，难道……

周正群心里打个冷战，路上接到的那个电话猛地又在耳边响起来。接完电话到现在，他的心一直忐忑不安。中途他想打个电话说不来了，又一想，不来会更伤老爷子的心。这会儿见老爷子亲自为他夹菜，心里的不安更加重了几分。

如果老爷子真是为这事儿求他，他该怎么办？

正犯着难，就听夏闻天说：“正群啊，今天请你来，不单是为我祝寿，还有一件事，要跟你这个副省长说说。”

周正群心头一震，手里的筷子差点掉下去。就在他慌乱地想掩饰什么时，电话响了，一看号码，没敢在屋子里接，拿着电话就往外走。

看着他慌张的动作，还有古怪的神情，一旁的夏雨一阵儿疑惑，莫名地，就将目光投向孔庆云。孔庆云正在跟校办主任路平说事儿，好像是新校址搬迁方面的事儿。夏雨也不知怎么了，猛地抬高声音：“庆云，工作上的事儿以后再说，今天是什么日子，怎么能……”

话说一半，见父亲拿眼瞪她，忙掩饰性地夹起一筷子菜：“爸，你也多吃点。”

5分钟后，周正群接完电话走进来，笑道：“实在不好意思，今天事儿有些多，夏老您可千万别见怪。”

夏闻天丝毫不介意，脸上挂着慈祥的笑：“哪儿能啊，正群，先吃菜，今天你可要多吃点。”见夏可可只顾着自己吃菜，他佯装生气道：“可可，别光顾了自己吃，给你周伯伯夹块鱼。”

夏可可给周正群夹菜的时候，夏雨的目光怪怪地盯着父亲。

夏雨本来不是一个心细的女人，她跟父亲一样，属于那种心直口快、不会拐弯抹角更不会察言观色的人。但这天，夏雨有些反常，事后她想，这就叫预感，是亲人之间的一种本能反应。尽管父亲这天没表现出什么异常，夏雨还是从父亲对周正群的态度里，敏感地捕捉到一种东西。父亲欲言又止的样子，分明在告诉她，父亲今天有事儿。

到底怎么回事？夏雨端着杯子，愣神想了一会儿，实在想不出有什么事值得父亲在饭桌上如此热情地对待周正群。可能是自己多想了吧，夏雨笑笑，低下头吃菜。

事情还是发生了。酒过三巡，孔庆云正端着酒杯，要给副省长敬酒。孔庆云也是想趁此机会，向周正群表示一下谢意。这次江北大学校长竞选，周正群虽然明确表态不会帮孔庆云说一句话，一切按规则来。但在关键时刻，他还是力排众异，坚持将年轻有为的孔庆云放到了一把手的位子上。结果宣布后，夏雨一直说要去谢谢副省长，都没找着合适的机会，要么孔庆云忙，要么周正群下基层。惹得孟荷在电话里跟她闹意见，说早知道这样，还不如让老周“淘汰”了他，看看现在，一个当副省长，一个当校长，忙得我们姐儿俩都没时间在一起了。孟荷说的虽是玩笑话，夏雨听了，心里还是过意不去。昨天她还跟孔庆云说，等父亲的寿宴办完，一定要抽空请孟荷一家去郊外轻松两天。孔庆云当然高兴，周正群虽是夏闻天的老部下，他们两家关系也算密切，但毕竟这是两码事。再说，江北大学搬迁迫在眉睫，二期工程又在争论中，到底要不要上马，怎么上，他心里也不是十分有底。还有江北大学新一轮改革，包括兼并几所高等院校的事，都要在周副省长的强力支持下才能开展得好，如果少了副省长周正群的支持，孔庆云怕是举步难行。

于公于私，他都要进一步密切跟周正群的关系。

周正群刚要从孔庆云手里接过酒杯，包厢门啪地被推开，进来四个神色冷峻的人。四个人的闯入一下搅乱了饭桌上的气氛，夏雨猛地站起身，下意识地就要往孔庆云那边去。

“怎么回事，谁让你们进来的？”周正群站起身，怒视着四位不速之客，声色俱厉地问。

四个人谁也没说话，他们想必不知道，副省长周正群会在这里。正在僵持间，又进来两位，一位是省纪委副书记刘名俭，一位，就是周正群在大厅里看到的庄绪东。

庄绪东的表情复杂，脸上有种不得已而为之的无奈。

周正群的目光越过庄绪东，跟刘名俭相对：“名俭，到底怎么回事，我不是刚刚跟你说过了吗？”

夏雨惊愕地抬起头，瞪住周正群。周正群情急中说出的这句话，让她在以后很长一段日子里，心里都系着疙瘩。但是这时候，她显然没时间多想，一看来的

是纪委的人，夏雨一下就想到了最坏处。

“对不起，周副省长，刚才子杨同志打过电话，要我们……”刘名俭显得很尴尬，看得出，他也是奉命行事，迫不得已。

“胡闹！”周正群怒斥了一声，正要说下一句，夏闻天说话了：“小刘，你不请自到，难得啊。”

刘名俭嘴唇动了动，没敢开口，目光更是不敢朝夏闻天这边望。

“正群，到底怎么回事？”夏闻天这才将目光转向周正群，他已清楚，今天的事儿，周正群事先是知道的。这让他难堪，心里像是让谁撒了一把盐。他本来打算要跟周正群说另外一件事，谁知……

刘名俭和庄绪东面面相觑，这俩人带人来，意思再也清楚不过。

“老领导，这……”周正群避开夏闻天目光，垂下了头。

“说吧，是找我还是找庆云？”夏闻天不慌不乱。

“夏老，我们是……”刘名俭也不知该如何开口。

“你用不着难为情，只管告诉我，是找我还是找庆云？”

“我们……找孔庆云。”

夏雨的目光定格在丈夫脸上：“庆云你——”

“雨儿，你坐下。”夏闻天安抚住女儿，继续跟刘名俭说：“今天是我夏闻天的72岁大寿，你们先出去，在外面等，容我一家人把这顿饭吃完。”

“夏老……”

“还愣着做什么，就按夏老说的办。”周正群厉声道。

等再次坐下，饭桌上就没了一点气氛。大家呆呆地坐着，谁也不敢说话，尤其是孔庆云，到现在他还没反应过来，这六个人跑来做什么，找他？纪委怎么会找他？

周正群面色灰沉，使劲地抽烟，他是想借此让自己镇静下来。

夏雨大睁着双眼，目光不停地在三个男人脸上扫来扫去，事情真是太意外了，夏雨瞬间没了思维，不知道刚刚这一幕预示着什么？

“爸——”夏可可猛地叫出声，从椅子上跃起，扑向孔庆云。

“可可！”慌乱中夏雨下意识地叫了一声女儿。

夏闻天微闭着的双眼这才睁开，扫了一眼桌子上的菜：“吃吧，把这些菜全吃了。”说完，拿起筷子，带头吃起来。

房间里的空气沉闷得要死，谁也没再说话，艰难地拿起筷子，默默吃起来。

外面楼道里，刘名俭不停地看表，四名工作人员表情如铁，就等刘名俭说一声“带人”。庄绪东脸上，则是另一番焦急。

半小时后，夏闻天带着夏可可先走了出来，又是几分钟后，夏雨走了出来。随后是陈小染跟江北大学校办主任路平。

周正群又跟孔庆云谈了将近5分钟的话。等他走出来时，整个金江市已没入夜色中。

夜色诱人。

—— | 2 | ——

金江市位于长江中下游地区，是著名的经济发达区。改革开放20多年间，这座省会城市如同插上了腾飞的翅膀，无论是经济还是文化，都一跃走在了全国最前列。

3年前，金江经济开始二次腾飞，江北高教事业改革的号角也再次吹响，几番争论后，一张蓝图绘在了省市领导面前。按省市统一规划，市内8所重点高等院校加上12所中等专业学校统一搬迁到市郊闸北新区，一座现代化的高教城——“闸北教育新村”将巍然屹立在长江岸边。这座高教城是江北高教事业迈入新世纪的战略工程，也是江北市“十五”规划的重点工程。闸北两个字一度成了新闻热点，无论是政府官员，还是普通百姓，一提闸北，都禁不住心潮澎湃。那儿曾是一座废弃的小码头，是过去渔民和纤夫们讨生活的地儿，周边是垃圾场，晚清至民国，闸北还是专门用来砍头的地方。如今这里要改造成最具人文气息和科学精神的江北高教城，这样浩大的工程，怎能不吸引世人的目光？

作为江北最高学府，江北大学的搬迁曾一度引起方方面面的争论，方案几上几下，最后在中央的支持下，江北市委、省政府才作出决定，将这座有着百年历

史的中华名校搬迁到市郊新规划的教育新村去。一期工程于两年前开工，春节前夕，一期工程所属的五幢教学大楼、三幢实验楼、两幢科研楼还有办公大楼均已竣工，图书馆、学生公寓等附属工程也将收尾。本来搬迁的日子早就定了下来，但在元月21号，江北大学原校长因心脏病突发，不幸去世，使得这座著名的高等学府一时陷入悲痛中，搬迁计划被迫推迟。经过两个多月的激烈角逐，第二副校长孔庆云击败几个强有力的竞争对手，成为江北大学建校以来最年轻的一位校长。这位留洋博士、国际物理学界的知名人士一时成为江北市风云人物，他的事迹频频见诸报端。就在一周前，江北电视台《时代骄子》栏目还推出过他的专访，他诙谐幽默的谈话、敏捷的才思、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生经历都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，特别是他放弃国外优厚条件，主动回国为祖国的教育事业作贡献的赤子之情，更是感动了一大批学子。短短几天，江北大学官方网站还有几个论坛上都是关于这位传奇人物的话题，年轻的学子们称他为“少帅”。因为在学子们眼里，他就是偶像，就是江北大学的未来。

谁知这才几天工夫，一身绚丽色彩的孔庆云突然被省纪委带走，这事儿要是传开，那还了得！

当天晚上，夏可可跟母亲夏雨陪着姥爷，一言不发地回到了姥爷家。周正群本想让自己的车送他们，夏闻天婉拒道：“你回去吧，我还打得起车。”坐在车上，夏雨先抽泣起来，她的抽泣声激怒了夏闻天：“哭什么哭，把眼泪擦掉！”坐在身旁的夏可忙递给母亲一张纸巾，夏雨虽是止住了抽泣声，但她的心却比哭还难受。

回到家，姥爷闷声不响进了书房，将她们母女丢在了客厅。夏可可先是陪母亲坐了会儿，见母亲坐立不安，忽而翻弄自己的手机，忽而又呆呆地盯住座机看，她的心里，真比火烧还难受。一想到带走父亲的那几个人，以及临分手时周伯伯那张冰冷的脸，可可就觉天好像要在瞬间塌下来。她艰难地支撑了一会儿，终于听见姥爷在书房叫母亲，还没等母亲走进书房，她已奔向自己的卧室。

夏可可迅速打开电脑，登录进江北大学官方网站，她原以为消息没这么快，谁知刚打开网页，就见一行黑字跳入眼帘：江北大学再次发生地震，“少帅”晚9时被神秘带走。夏可可傻眼了，这才一小时不到，消息竟然就到了网上！

夏可可捂住狂跳的心，迅速往下拉页面，就见这短短一百余字的新闻后面，已有几百条跟帖。

怎么这么快，怎么这么快啊！

夏可可感觉自己就要倒下去了，网页上这一百多个字，就如一百多把锋利的刀，狠狠地刺向她。她23岁的生命中哪经历过这些？尤其是新闻最后一句话，几乎像一颗重磅炸弹，要把她炸成碎片。

这位网名叫“路透社”的人竟然在文章最后用了这样的语句：据知情人士透露，“少帅”很有可能卷入新校址搬迁腐败案。

“不可能，绝不可能！”夏可可在心里尖叫，“爸爸绝不是那样的人，他不会跟腐败沾上边！”

夏可可没有勇气继续看下去，坐在电脑边，感觉整个人虚脱了一般，浑身软得没一点力气。

完了，一切都完了！本还指望着看爸爸在江大这块大舞台上怎样激情地大展一番拳脚哩，哪知……

她用嘴死死咬住手背，努力克制着自己，可不争气的眼泪还是扑扑簌簌掉了下来。

书房里，夏闻天跟夏雨的谈话更为艰难。就在饭店包厢看见刘名俭的那一刻，夏闻天脑子里就忽然跳出一个不祥的念头：女婿孔庆云犯了戒！

这绝不是自己吓唬自己，原来都说高校是学术之林，大雅之堂，其实如今的大学，早已不是象牙之塔，更不是清静之地，其中的官僚风气甚至比地方还严重。夏闻天在省委主管教育时，就已发现这个问题，并多次在会议上提醒过，警示过。但在汹涌而来的拜官热拜金热面前，这种警示太过苍白，压根儿就阻挡不住象牙塔里的权谋之风。女婿孔庆云生性耿直，又是一个激情大过理智的人，夏闻天一直反对他走仕途，理由就是不合适：性格不合适，说话做事都不合适。孔庆云就是听不进去。这次竞选校长，夏闻天再三阻拦，就差给周正群下命令了，但孔庆云不但一意孤行，而且志在必得，夏闻天最终还是妥协了。不过，从他参加竞选那一天，他似乎就在心里作好了准备。

“不是空穴来风啊——”夏闻天沉沉地跟夏雨说。

“你是说，早有兆头？”夏雨到现在已渐渐冷静下来，开始用脑子想问题了。

“一两句话说不清，总之，他这次进去，凶多吉少。”

“爸，他真是清白的，庆云不会做出格的事。”夏雨尽量回避贪污或是腐败这类敏感字眼。

“他做的出格事还少吗？”夏闻天忽地盯住女儿，似是在审视，又像在提醒。

夏雨一愣：“爸，真没有。”

“你把我的话听错了。”夏闻天叹了一口气，又道：“他公开反对高教产业化，抵制在下面乱设分院，乱建教学点。这些在他看来是正义，在别人看来就是出格。提出高教产业化的是谁？是堂堂的副省长冯培明，他一个副校长，有什么资格反对人家！这也罢了，毕竟这是过去的事儿，问题是他在江大二期工程中……”夏闻天说到这儿，忽然住了声，他怕后面的话吓坏女儿。夏雨虽然也是正处级干部，但她工作的部门不一样，接触的人也不一样，有些事儿，依据她的经验，是无法作出判断的。

“算了，不谈这些了，既然人已被带走，就听候组织调查吧。”

“爸——”夏雨倏地站起身，眼里流露着渴盼，甚或乞求，“你跟省委打个电话吧，不能让他们给庆云扣黑锅。”

夏闻天理解女儿的心情，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女儿怎能不急！但他还是摇摇头：“这个电话不能打，再说，你爸现在不在位子上，就算打了，也不起作用。”

“爸——”

“雨儿你听着，这个电话爸不会打，你也不能乱找人。记住了，我夏闻天的女儿女婿，一定要经得住考验！”

时间在一分一秒地流逝，这个夜晚，因为孔庆云，江北高层很多人没睡安稳。从省委决定对孔庆云采取措施的那一刻起，不论是纪委，还是教育厅，空气陡然变得紧张。省政协这边，更是忙乱不堪。孔庆云不但是江北大学校长，更是江北省政协常委。对这样一个有特殊身份的人采取措施，相关方面必须要保证程序上不能出错。

此时夏闻天家里，气氛已比刚才轻松了一些，夏闻天的劝说，终于让夏雨打消了那些不切实际的念头。还是父亲说得对，是红是黑，必须调查了才能有结果。

夏可可也比刚进门时镇定了许多。看到江北大学官网上的消息，夏可可当然是不甘心，她怎么也无法把爸爸跟腐败联系到一起。她打开自己创建的“可可西立”论坛，她想，这儿的情况可能会好点。

可惜她错了，跟刚才一样，她刚登录进去，就被砖头一样的帖子砸晕了眼。

相比校方网站，论坛里说话发帖随便得多。“可可西立”是江北大学最负盛名的学生论坛，人气很旺，因为它高举了“思想”这面旗帜，引得其他院校的学子们也跑这里来抢“沙发”，高峰时会员多达一万余人。平时这论坛都是最前卫最具思想者说话交流的地儿，争论起问题来，火药味十分的浓。前一阵子，围绕着江北大学校长人选，学子们在这里各抒己见，争论的火药味绝不比组织部门的争论弱。后来夏可可搞了项民意测验，结果孔庆云以82分的高分雄踞十余位候选人之首。当时她还跟父亲说：“你抢走了我百分之82%的人气，看来你当选是众望所归啊。”

谁知——

不能灰心，绝不能灰心！夏可可一边提醒着自己，一边继续浏览论坛上的帖子。

“没什么可怕的！”这是她的座右铭，也是她的口头禅。“遇事不能慌乱，首先要搞清真相。”这是她很小的时候，姥爷教给她的一句话，这些年，姥爷这句话在她人生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。

论坛上已发了五十多个新帖，全跟“少帅”有关，看得出，周末挂在网上的学子不少，而且都在第一时间得知了消息。网络就是网络，它比什么通讯工具都快，而且第一时间就能参与到互动中。夏可可看到，不少网友在焦急地找她。“老大在不？”“斑竹在哪儿，斑竹快现身啊。”“西拉里，西拉里怎么还不来？”

夏可可可在论坛上用的不是真名，她给自己起的网名是：西拉里。不用猜，这是希拉里的谐音，如果说夏可可崇拜谁，那就是希拉里。夏可可的专业是政治，她最热爱的是国际政治，大学三年，她已读了不少人物传记，尤其对希拉里的传奇经历更是耳熟能详。她是希拉里的狂热追随者，是她的铁杆粉丝。

论坛上第一个发帖的，竟是“天行健”。他只写了几行字：惊闻少帅出事，是否是真，西拉里，速回答！大约是因为帖子贴出后不见夏可可回复，天行健在后面的跟帖中连续打出十几个问号。在另一个标题为“是腐败，还是另有隐情？”